



诗苑

草叶集(组诗)

□ 王景云

★马鞭草

雨水刷新了蓝天
雨停后的静谧,把我搁了进去
它们轻柔而无所求
只是在夕光中缓缓流动
感受城市外的恬适
我陷入紫色的光里

远处蓝山清透,夕阳渐尽
马鞭草穗状的花絮上
数不清米粒儿似的细碎花瓣
修饰了我的小
几抹浅绿,翠绿的草
和青绿的荷塘,勾勒的山居图中
一对少年小姐妹
在花丛中说笑
我赶紧用手机
复制嘉陵江畔旷远的
零分贝喧嚣

★千屈菜

滩涂上,淤泥松软
我很小心地去摘一株千屈菜
紫色的花穗,柔弱的身骨
随江风摇曳
正午的太阳光
照着地紫色的孤独
她早已习惯,独步江畔
寻找时间之路
用小聚伞花序
给夏日的薰衣草写信
叙述江水的涨落
和浪尖上危险的花朵

★马蹄金

雨水落下的时候
它一言不发。叶片似U型铁
包裹弱小的身躯。无数次地叩问自己
被雨水吞没还是被自己打败?

马蹄嘚嘚,不停地
在大地上奔跑
雨水来了,迎上去
水珠透亮,将缺口
踏出一条通向远方的路

★沿阶草

滩涂上,去年被洪水
淹没过的地方,有些湿软
我不敢踩实我的脚
青草已长出几十厘米,绿色滩涂
映衬嘉陵江水和蓝色天空

旷远阔大
小沿阶草纤细,低矮
边缘锯齿状的叶子
长满棱角
它努力沿着自身花叶
搭建的阶梯
一步一步,慢慢爬升
缩短与天空的距离

天伦

被迫做父亲以前,对于孩子我是迟钝的。当同龄人按部就班结婚生子时,我还蒙昧地处在未开化中。而立之年了,和女友关系一直上升不到婚姻层面。

那年,女友腹中又孕育着一个小生命了。这个家伙穿越了设置障碍的千山万水,想来他是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了。我被迫把女友以迅雷之势升级为妻子。随着妻子腹部日趋凸起,我野乱的心才有所收拢,父亲的感觉在心中如小鹿乱撞,很明显:父爱被激活了。

四月的一天,胎儿七个月多时,我和妻子在散步途中遭遇了恶雨。为了避雨,我们的脚步快了些。回到家,妻子有产前的征兆,经一天的折腾后,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出现了。当我见到那点小东西时,竟不住失口惊呼:是个儿子!此后多年,他母亲一直以此打击我重男轻女。冤枉!其实我对生男生女态度都一样。

儿子的到来,使我四处游荡的心靠岸了,心中泛滥的是一片爱的汪洋。由于早产,母乳一点准备都没有,当儿子小嘴咂吧着哭寻乳汁的时候,这个肉乎乎的小家伙最低的本能要求让我心碎了。我大滴大滴的泪水打湿了包扎他的棉被,急忙星夜去敲店铺的门弄奶粉,当温润的牛乳流进他的小口时,他很快就知足地沉沉睡去。

由于缺母乳,儿子的身体极度虚弱,他成了医院的常客。在无数的药水中,小

我和儿子是哥们

□ 杨回

家伙在我们焦头烂额的忙乱中一天天长大。那些年,人们时常会看到有个人抱着孩子哼着儿歌在四处晃荡,或者小子作威作福般骑在那人的脖子上兴奋不已——那人就是我。

几年前,我因工作变动而与妻子两地分居。我带儿子在城里读小学,我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开始了。下班接回,速速生火做饭;饭后紧急送学校,忙乱得一塌糊涂。后来我建议:咱哥俩明确分工,做饭我负责,碗筷归他洗涮,鞋袜自理。虽然他清理得不怎么达标,但老子轻松多了,马虎应付啦!有朋友见了指责我有些狠,说这才多大的孩子!狠就狠吧,不过有意外收获——小子越来越独立了,我忙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从两公里外的学校走路回家。

因工作性质特殊,有时我还得加夜班。租房处是早年成片的墓碑被扒掉而建成的房子,不时还能见到一节半节先人的遗骸。刚来时,儿子不知道,敢独自先睡。后来,小伙伴们谈起来,他再看一些恐怖的鬼片,就说有鬼了。我说,要是真有鬼就好了,咱哥俩捉个女鬼来让她做饭干家务,岂不快哉!这不,我还在深夜带他上山去寻找,没找到鬼;再灌输些他似懂非懂的天文地理、生物进化论等科学知识。经过如此这般洗脑,后来小子又敢独自先睡了。

没有女人的日子是不成体统的。我

们父子俩都属懒人系列,这当然和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些干系。我的做法是饭做一回要应付三五顿,而他的做法是三五顿的碗筷集中处理。每当他母亲要来,就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,得赶快全方位联动大扫除,否则就等着老老实实在接受教育吧。尽管这样,有时我还是免不了要接受最严厉的询问。原因是当出差或有事的时候,我就到处把他往亲朋好友家中打发寄存,结果归家时忘了带回衣服鞋子雨伞之类东西。更令人生气的是,他和我一样经常丢三落四,在体育课上竟把外衣挂在操场边的小树上,去寻时早已无影无踪了。而父子俩都说不清楚这些东西现在到底在哪里,只好低头作些蚊子般哼哼狡辩接受教育。他母亲见态度不错,最后忍不住要笑着警告我们下次再别这样了。我也趁机官腔十足地警告他:“下次再也不能这样了啊!”他却当着母亲的面揭我的老底:“你还不和我一样三心二意,有一回不是把草当蒜吃么?”好小子!敢揭我的硬伤。

当然,小子也有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。如果碰上心情很糟,老子也来真格的,不再和他称兄道弟,发起老子的威风来。几巴掌下去,常常是儿子的泪含在眼里,老子的痛疼在心里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好在小子读书不用老子更多操心,成绩也基本过得去,我的大原则是,健康就好,快乐就好,好好长大就好。

地理

元江冬暖

□ 丁丽华

“元江”是江河与城市同名的一个地方。元江以最低调的姿态又不失热情地站在昆明南端,是距昆明最近的一个最温暖的城市。县城境内山坝相间,立体气候特点突出,有“云南六大水系”之称的元江穿境而过,流向越南,汇入太平洋。

时令走进了冬天,元江却温暖如春。元江的冬天和常人想象的冬天大不相同。如果在冬天的前面加个定语,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“寒冷”两个字。可在元江,给冬天加定语的话,需要更改成另外的字眼,用“温暖”最为合适。是的,元江的冬天是温暖的。得益于四面群山环绕,想要窜进元江的寒风被有效地遮挡住了,本该寒冷飘雪的冬天,到元江就不见了,即便是发邀请函,也请不到纷飞的雪。元江的冬天,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阳光依旧灿烂,冬天仍然温暖。

我喜欢在这个季节回老家,回家的途中要穿过云南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沿途的植被一片金黄,整个山坡上金光四溢,犹如非洲大草原。这些独特的植物群落是元江干热河谷特有的稀树灌木草丛植被,与非洲的“萨王纳”热带稀树草原十分相似,同时又具有自身特有的群落特征和植物区系组成。它们就是东方“萨王纳”特有稀树植被,科学上称之为河谷型“萨王纳”植被。

沿途可以看到干热河谷中的珍稀植物群落,有希陶木、山柑、虾子花、牛角瓜、瘤果三宝、牛角瓜、金合欢、三叶漆、霸王鞭、野生芦荟等。听说希陶木只生长在元江干热河谷海拔350米至550米的山坡上;山柑特别耐旱,一年四季都是绿的;虾子花到每年三四月才会开花,小朵花成群开放,像一串煮熟的小虾子。花朵最深处有蜜,以前从老家到县城往返的路上,我们经常采下来吮吸这微乎其微的甘甜。百度说虾子花属有两个种,一个种广泛分布在非洲的稀树草原,另一个种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经印度一直

到云南的干热河谷呈跳跃式分布。无独有偶,自然保护区内的这些植被景观,与上万公里之外的非洲非常相似。据专家科学考察表明,元江干热河谷特有的生态系统与其他因素一起,为元江打造了形似非洲的“萨王纳”植被群落。

更多的时间,我呆在元江这座小城。夏天,炎热成为它的代名词。元江每年总是因为气候上央视:暖,暖,暖。年初,因为气候温暖水果提前上市上央视;夏天,因为最高温度全国最高上央视;冬天,还因为气温最高上央视。就像现在,当酷暑已经随着秋风悉数远行,元江小城的花草树木仍顶着自己的本色守在这里,花艳丽如常,叶绿如翠绿,它们风姿绰约地聆听灿烂阳光和暖暖的风对话。

偶尔发呆的时候,望着冬天的元江,发现这个小城安静得如同一幅画:天空深远辽阔,湛蓝如海,天地之间没有任何遮挡,阳光干净不失温暖。

沿着河道在岸边行走,元江水平静而缓慢。冬天时,它像傣家姑娘的腰一样细下去,河面上的几只野鸭子嘎嘎地叫了几声,它们肯定觉得,这河流就只属于它们自己了。再往下走,却看到成群结队的候鸟在河边翻飞,它们快乐地叫着,有的低头觅食,有的亮翅滑过水面……这些目之所及的日常景观,应该就是所谓生态的和谐之美吧。

元江的冬天,感觉身边的任何一株植物都可以自由地行走在这片热土的怀抱里,它们也许不会去计较从生到死到底有多远,不管不顾地活着。海拔越低,离天空越是遥远,所有的花草树木越是奋力向上,想要更接近高远无边的天际。我喜欢这种向上的精神,生活其中,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各种植物在这里极速生长,昼夜不息。在花草树木的世界里,成长,是过程,不必问结果。它们随着光阴一直在走,不停地生长,直到生命尽头方止。

元江水流经海拔最低之处,春夏秋

冬,声色不同。河中的每一粒沙都以最低的姿态向两岸苍生俯首称臣,河水从不停歇,一路欢歌向前,奔腾而去。冬日元江河堤两岸,苇花开,一片雪白。风过处,芦苇碰响芦苇,苇雪飘飞,这是一场下在元江冬天的“大雪”,经阳光不化,反倒熠熠生辉,如羽如絮,是元江冬日的另一份景致。

生活平静,一切都可以简单而且美好。

我深爱元江,尤其喜欢元江的冬天,阳光仍然叮叮咚咚地洒了一地。俯下身去捡拾,俏皮的阳光却一粒粒地从指缝间滑落,只有暖意慢慢在心中升腾。这时候,如果有朋友来访,我们都相逢在温暖里,欢喜无限。只是送别的时候莫名伤感,一个拥抱之后,朋友把暖留给了我们,却独自走向寒冷。朋友回去之后,定会感谢在冬天感受到元江的温暖。通过友情传递,这份温暖会延伸到更远处之处的冬天,而且我们相信,心中有暖意,寒冷也冷不到哪里去。

有时候渴望冬天来一场真的雪,是因为相信雪花的漫天飞舞是世间最美舞蹈,相信雪花的洁白可以覆盖整个大地。但是相较之下,还是喜欢阳光带来的温暖,暖着手,暖着脚,暖着身和心。

许多人得承认,你们也和我一样,喜欢元江的冬暖。

讣告

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,昆明冶金研究所(院)原化学分析室主任、原冶金室主任,高级工程师,中国化学学会理事、云南省化学化工学会常务理事,我省冶金系统知名老专家孙燕谋同志因病于12月25日凌晨1时17分在昆明逝世,享年100岁。丧事从简,遗体于12月29日在跑马山殡仪馆火化。

孙燕谋同志治丧小组
2022年12月28日